

高云

追述

 復旦大學出版社

高云

追述

二〇一一年七月

 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述/高云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3.6
ISBN 978-7-309-09717-7

I. 追… II. 高… III. 回忆录-中国-当代 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3917 号

追述

高云 著

责任编辑/史立丽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5 字数 368 千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9717-7/I · 762

定价: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 给

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六十周年

辛亥革命一百周年

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

毛主席《答友人》作成五十周年

献 给

父母诞辰七十周年

高八一届毕业三十周年

献 给

毛泽东时代所有奉献者

天下所有善良人们

天下所有大公之道信奉者

目 录

001	文井
235	望江楼外
355	首都
457	略记

文 井

第一章

我，高云，一个追述人。我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追述毛泽东时代。从文井往东，翻过三道长岗，跨过两条小溪，就来到麻栎桥。麻栎桥对面山湾里，就是外祖父家。外祖父王富宗，家在新兴人民公社第三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。全队二十八户社员，一百多人，除一户社员姓罗外，全部社员都姓王，为合族而居。外祖父家族北依寨子山，南朝麻栎溪，分别居于两处三合院内。东边为上面院子，年代较早，为小三合院，住有长房、二房后代共十户族人，分别为支清、支培、支福、支寿、支喜、支科、支礼、支义、支廉和支银诸位舅家。西边为下面院子，年代稍晚，为大三合院，住有三房、四房和幺房后代共十五户族人。外祖父家属于三房后代，住在大三合院。大三合院北房正中间为堂屋，东房分别为支润、支武二位舅家，西房分别为支栋、支江二位舅家。东厢房分别为支海、支云、支藻、支益、支俊和支杰诸位舅家。西厢房分别为支金、支农、支华、支和和支申诸位舅家。院子东北角，支武、支海二位舅家之间为通道，可通往上面院子。院子后面有泉水，石板上长满青苔。除堂屋作为生产队保管室外，院子东南面还建有一间保管室。院坝里铺有青石板。生产队另外两户社员，散住在外祖父家院子对面山下，两栋瓦房分别立在麻栎桥边。北山巍巍，小溪潺潺。外祖父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。外祖母我没有见过，她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。外祖父、外祖母生有六个子女，依次为支英、支秀、支藻、支琼、桃芳和支伦。这六个子女中，有五个女儿，舅舅王支藻为独子。外祖父给五个子女都按照字辈取名，唯有四女儿没有按照字辈，单独取名为桃芳。外祖父四女儿王桃芳，生于一九四一年

三月十一日，就是我母亲。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时，麻栎桥人家划定成分，全部为贫农、中农。除上面院子一位舅家、下面院子一位舅家为上中农外，其余都为贫下中农。外祖父家为贫农。一九五三年开始成立互助组。一九五五年建成初级农业合作社。一九五八年新兴人民公社成立。当时曾将支金舅、支华舅两家房子打通作公共食堂。人民公社时期，舅舅一直担任大队会计。外祖父家院子前面是竹林，竹林外面是水塘，水塘对岸是生产队保管室和晒坝。院子东边有水沟，水沟边有竹林，中有斑竹。院子前面不远处地头，有一口水井。水井前面是旱地，旱地前面是水田，水田前面是麻栎溪，麻栎溪桥头有一棵黄桷树。黄桷树下，乡村大路在此通往三个方向：北上可到西充、阆中，南下可到遂宁、重庆，西去二十里可到文井场。麻栎溪发源于南边分水岭上。分水岭是一条东西向山梁，离麻栎桥大约五里路。天上水落下来，落到分水岭上，分成南北两道水流。一道水流向南，流向青家坝，是散水，流入芝溪，芝溪流入涪江。一道水流向北，流向赵家沟，为小溪，流过麻栎桥，流入摊子溪，摊子溪流入西充河，西充河流入嘉陵江。涪江、嘉陵江与渠江三江汇合于合川，流入长江，长江流向大海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凌晨，我出生在分水岭场上。分水岭场为新兴人民公社驻地。我出生时，祖父、祖母和姑姑三人都在新兴供销社合作店工作，父亲在城关区供销社工作。满月后，母亲带我回到麻栎桥，我就一直随母亲住在外祖父家，由外祖父大姨小姨一手抱大。当时在外祖父家见过的同族老人有外公、四外公、五外公、五外婆、炳宗外公、赵外婆和清远外婆。同族在外工作的有支杰舅、支武舅和支金舅三人，三位舅娘为工干家属。院子里，我有七八个同龄表兄弟表姐妹。外祖父家门前有一棵柚子树，房后有一棵柚子树，院子东南保管室后面还有一棵柚子树。每年暮春，柚子花开，满院飘香。每年深秋，树上挂满柚子，硕大金黄。

我大约两岁时，有一天，母亲没有去干活，在家里休息。母亲躺

在外祖父家搭在灶屋的那张床上，望着蚊帐顶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我在母亲身上身边爬来爬去，爬累了，就坐在母亲身边，四处张望起来。这时，我看见一道天光从后门照进来。这是我最早记忆之一。

正二三月间，早上起来，只见太阳光照着对面西厢房。我端一碗熬红苕，从外祖父家跑到对面街沿上，与表兄弟挤在一起。我们每人碗里差不多都是红苕块。我们一边晒太阳，说笑，一边将早饭吃完。一天中午，舅娘煮了一锅稀饭。我觉得稀饭好香，吃得好快，吃完一碗，就跑到灶屋去盛一碗，吃完，又跑去盛一碗，一连吃了三碗。家里人对我饭量一下变得这么大都感到有些惊讶。一天，母亲要到远处地里去干活，我撵路，要跟母亲一起去。站在晒坝里，母亲哄了我半天，没什么用，眼看别的社员已经走远了，母亲看看我，一狠心，就扔下我，干活去了。我躺倒在晒坝里，哇哇大哭起来，周围没有人，院子里也静悄悄的，大人都干活去了，只有天空对着我，我一个人哭得昏天黑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母亲收活回来了。母亲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让我看鱼。母亲手里提着一条鱼，树皮绳从鱼嘴里穿出来。我不哭了，开始打量那条鱼。见鱼张着嘴，我有些好奇，就将手指伸进鱼嘴，没想到鱼闭了一下嘴，咬了我一下，吓得我赶紧将手指抽了出来。周围大人发出一阵笑声，笑声从我头上飘落下来。

大人干活去了，留下我们一群孩子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吵闹不已。一位隔房舅娘放下活路，回家来了。舅娘身后跟着一位赤脚医生阿姨，背着一只药箱。舅娘将我们一群孩子招呼回来，从家里搬出一张方桌，摆在街沿上，让我们排好队。赤脚医生阿姨从桌上药箱里拿出注射器、针头和药，一边和和气气跟我们说话，一边为我们打针注射疫苗。

一天，麻栎桥来了卖麻糖的。他背着背篋，用榔头敲打着鏊子，一路发出当当声，从竹林外边走进院子来。大人都在外面干活，院子里只有老人小孩。一家外婆从屋里端出粮食来换麻糖。卖麻糖的用榔头敲打

鏊子，在一大块麻糖上敲下一些来，用秤称了称，又加了一点零头，倒在隔房外婆搪瓷碗里。我们一群孩子围在四周，眼巴巴看着，馋得直流口水。隔房外婆嘴里嘟囔着，给我们每人掰了一小块，放在我们手心里，就端着麻糖回家去了。我们捏着那一小块麻糖，放在嘴里吮吸，一点点咬，只觉得那是我们吃过的世界上最香甜的东西了。卖麻糖的收拾好东西，背上背篋，用榔头敲打着鏊子，消失在竹林后面。我站在院坝里，一边吃麻糖，一边呆呆听那卖麻糖的在当当声中渐走渐远。

我有过一个动画盒。大人将我抱在手里，让我将画盒对着光亮，一只眼睛贴在画盒视孔上，转动旋钮，里面就出现一幅幅画面，体操动作之类。我坐在外祖父家门口，玩着画盒，想将它嵌入春凳横档空处，结果将画盒弄坏了。我有过一把口琴。我站在外祖父家门前吹口琴，有人过来抱起我，他将口琴拿过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吹，然后对我说了一句什么，将口琴放在院坝里风车顶上，就抱着我离开了。我站在外祖父家那只立柜前，拉开抽屉，东翻西找。我发现了麝香，暗红色，一小条一小条的，放在鼻子边一闻，有一种特殊香味，还发现了爽身粉，在一个圆铁盒子里面，打开来，里面装着白粉末，摸上去手感滑腻，有薄荷气味。

一天，母亲带我去赶分水岭场。在街上，我由母亲牵着，在人群里大人腿边吃力走动，大人说话声如雷贯耳，食店里有阵阵饭菜香味飘出来。大人遇见熟人，就大声喊叫，招呼着，从人群中挤过来，站在一起，问长问短，亲热异常，兴奋异常。第一次见这么多大人聚在一起，人山人海，人声鼎沸，我感到有些震撼。

寨子山下，三合院里，笑语喧哗。院坝里，一群年轻男女正在游戏。别的大人站在街沿上观看。那些大人将一条长绳结成一个大圈，分派一人到绳圈中去，众人站在四周围成一圆圈，双手拉着绳子来回跑动。绳圈中人只要抓住一位圈外人，就换到外面来拉绳，而那拉绳人就换进绳圈中。绳圈中人先站立观望，然后向四面扑来扑去，拉绳人在四周不停

地跳动，躲闪，旋转。他们大笑着，歌唱着。母亲抱着我，站在院子东南边保管室前观看，看了一阵，母亲放下我，嘱咐我在地上站好，就加入到游戏人群中去了。这时，我听见大人们唱起了一首歌：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，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慈祥……”歌声在院坝上空回荡。这是我记忆里第一首歌。

父亲出现在麻栎桥以外。

父亲出现在公路上。父亲和母亲带着我，走在公路上。公路正在修建，路边堆着条石、石子。阳光下，父亲将我举在肩上，我骑在父亲脖子上，母亲走在旁边。我们三人在路边桐树下休息，父亲和母亲在说什么，我隐约感觉到话题与自己有关。果然，父亲问我：“炳娃儿，你愿意跟哪个？是爸爸，还是妈？”听父亲这么一问，我开始很惶恐，随后身上立刻泛起母亲怀抱那种温暖感觉，就嘟囔道：“跟妈。”父亲听了，对母亲说了一句什么，母亲笑了。

父亲带我去下东。父亲在城关区下东供销社工作。下东公社在县城另一边，场街建在山梁上，名叫清凉城。从县城到下东公路上，父亲骑着自行车，我坐在大梁上，在父亲怀抱中，用双手握着车龙头中部。自行车后座上放有一只细篾筛子，是外祖父编的。外祖父是竹编好手，这只筛子是准备做礼物送人的。母亲抱着弟弟，坐在父亲同事自行车后座上。一路上，道路颠簸，父亲和叔叔、母亲说话，声音断断续续，抖动不已，听起来很奇特。天黑下来。半路上，发现筛子掉了。我们停下来，父亲和叔叔打着手电筒，四处寻找，没能找到。到清凉城时，人们已经进入梦乡。父亲敲开一处房门，有叔叔出来开门，将我们一行迎进屋里。父亲将我放在柜台上坐着。叔叔将马灯拿过来照着，屋里一片红光。有大人递给我几片饼干，父亲将瓷盅举到我嘴边，让我喝糖开水。糖开水蜜甜，饼干麦香。

父亲在下东供销社收购站工作。收购站有三间门面房，两间作营业

用房，一间作父亲寝室。逢场天，清凉城街上人来人往，收购站繁忙。社员前来出售各种农副产品，父亲一一查验，过秤，开票。我站在父亲办公桌前藤椅上，爬来爬去，东涂西画。父亲办公桌上铺有一张玻璃板，玻璃板下绿绒纸板上，压着照片、纸片之类。每天早上，父亲带我到供销社食堂吃早饭。走进大门，是天井，天井中间是一口水池，水池里漂满浮萍水葫芦，天井旁边一间屋子是餐厅，天井正后方是厨房。煮饭的是一位中年阿姨。我们走进食堂时，还没有人来吃饭。一见我们父子走进食堂，煮饭阿姨就马上给我们打饭。食堂早饭天天都是甑子干饭、泡萝卜咸菜和米汤。打好饭，我站着，父亲端着饭，蹲在我面前，开始一口一口喂我。有叔叔来吃饭了，他们与父亲打着招呼。有的打好饭带回去吃，有的就蹲在水池边上，边吃边聊天。叔叔吃完饭，都离开了，食堂里安静下来，父亲还在喂我吃饭。煮饭阿姨将锅灶碗筷都收拾好了，就站在厨房门口，背靠在门枋上，微笑看着我们父子，与父亲聊天，等着我们。有时候，阿姨等不及了，就对父亲交代几句，离开食堂回家去了。这时候，食堂里就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。父亲仍在一口口喂，我仍在一口口吃。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终于将一碗米饭吃完。从没人来吃饭开始，吃到食堂已经不见人了，我还在吃，父亲还在喂，几乎天天如此。父亲喂我吃饭，已成为他同事之间一个话题。我吃得那么慢，过去没有过，以后也没有过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父亲对此没有显示出一点不耐烦，也从没有对我作过脸色，更不曾呵斥过我。至于父亲自己怎么吃的早饭，我就没有一点印象了。很多年以后，只要吃到大米干饭就萝卜咸菜，在下东食堂父亲喂我吃饭这一情景，就会浮现在我眼前。

在下东时，我有一位小伙伴，是父亲同事大儿子，与我同龄。我们天天在一起玩耍，捡烟头学大人抽烟，捡废纸选干净的塞到裤兜里，用粉笔头在墙上写画涂鸦。一天，我们在供销社副食品门市部里跑闹，营业员叔叔在柜台里聊天。柜台外面，摆着一只大木桶。我不知怎么知道

那桶里装的是白糖，就趁叔叔聊天时，跑到桶边，掏了一点来吃。没过多久，父亲来带我回家。路上，父亲问我是不是在门市部偷吃了白糖。我刚想张嘴抵赖，父亲指着我说：“嘴巴上还粘着糖颗粒，还想不承认？”父亲给我擦掉糖粒，打了我一耳光，我哭着跟父亲回家。寝室里，我跪在地上，父亲倒拿着鸡毛掸子，抽打我手心，问我以后还敢不敢这样，我说不敢了，父亲就扔下掸子，让我继续跪着，自己拉上门，到外面街上去了。我有些害怕，大哭起来。哭了一阵，望着窗户亮光，心想，窗子下面是一条小路，说不定有叔叔阿姨听见我在哭，就会去找父亲说情，让他放了我。平时父亲与社员打交道，能听出他们谈话时语气很亲热，他们会来管这事的。于是，我听见窗外有说话声，有人经过，就大声哭；没有人时，就小声抽泣。结果我那希望并没有实现，最终还是父亲晚上回来，才解除了这顿惩罚。

一天，父亲没有开门营业。父亲带我走下清凉城东坡，从坡下水塘堤上走过，堤上有排排树木。我们来到东风水库，水库岸边站满了人，正在看打鱼。水面上有两三条小船，有的在撒网，有的正用竹篙左一下右一下划向岸边，船头立着一只小兽，听周围人叫它鱼毛子。船靠岸，父亲上去看了看，买了一条鱼，就带我往回走。回来路上，又经过那口水塘，爬上东坡，回到收购站父亲寝室。油灯光里，父亲在煤油炉上做晚饭，我在旁边站着。铝锅里炖着鱼，父亲打开锅看看，让我拿着锅盖，转身去切东西下锅。我拿着锅盖，在手里转来转去，忽然间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发现锅盖提钮脱落在自己手里，锅盖中间露出了一个孔眼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想，坏了，将东西弄坏了，怎么办？我努力想将提钮旋上锅盖，却怎么也不行。正在这时，父亲往锅里加完了东西，让我盖上锅，说完又转身干别的去了。我赶快将锅盖盖到锅上，将提钮对准那孔眼放好，看上去就跟没脱落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转身过来，想看看锅里，只见他抓住提钮往上一提，锅盖纹丝不动，仍盖在锅上，只是上面露出

一个孔眼，往外直冒热气。父亲看看手中提钮，又看看我，问我是不是锅盖下面那螺杆掉了。我听得半懂不懂，只点点头。父亲举着油灯，在地上找到了螺杆，用水冲了冲，将提钮旋上了锅盖。我看着，心想，难怪自己旋不上那提钮，原来锅盖下面还有一样东西。父亲一边盖锅，一边对我说，东西掉了，不要紧，但要告诉大人，不要闷着不说。我听了，仍只点点头。

父亲送我回麻栎桥。经过县城时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照相。在照相馆里，我站在照明灯光下，父亲站在旁边陪着。照相师钻进照相机后面黑布里忙了一阵，伸出头来，对父亲说了一句什么。父亲立刻注意到我裤兜。我两边裤兜鼓鼓囊囊的，里面塞满了一团又一团纸，父亲全都给掏了出来。照相师又钻进黑布里忙了一阵，又伸出上半身来，对我说：“笑一笑，笑一笑。”我一听，感到茫然，心想：笑？什么是笑？看我不明白，照相师就在照相机后面向我示范，父亲也学给我看。懵懵懂懂之时，我动了动脸上肌肉，照相师就摁下了快门。

我五岁时，外祖父家变得拥挤起来。这时，弟弟已经三岁，舅舅舅娘也有了第一个孩子。外祖父家平时有七口人，外祖父、舅舅、舅娘、表弟、母亲、我和弟弟，加上父亲平时探亲回到麻栎桥，家里就得住八口人。这年秋天，母亲又已怀孕。外祖父家三间房加一层木楼，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了。

那天早晨，在睡梦中让大人叫醒过来。坐在床上，我发现自己没有睡在外祖父家里，而是在麻栎桥边那户罗姓社员家里。大人将我抱到桌子边吃饭，早饭是猪油炒酸菜蒸甑子干饭。同桌吃饭的除家里人外，还有另外两三个大人。屋里气氛沉默而忙碌。我心里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好像要去什么地方，但不知道究竟要去什么地方。吃完饭，我们来到屋外，大人开始分装东西。屋外有一条石板大路，从麻栎桥边黄桷树下向西山顶上延伸而去。站在大路边，向东望去，对面山湾里悄无

声息，只见竹林摇动，不见外祖父家院子。我坐在一只箩筐里，另一只箩筐里装着东西，由一位大人挑着上路。大人背的背，挑的挑，一行人走上那条石板大路。我坐在箩筐里，头上传来挑担大人说话声，喘气声，还有扁担叽嘎声。当爬上西山顶，在第一道山梁上，我瞥见山下田园一角，长长大坡地里，有农家房屋默默而立。我坐在箩筐里，双手抓住前面两条箩索，箩筐套着箩索，悬在地面之上，箩索向上升去，挂在扁担上，扁担横在大人肩上，大人带着喘息在行走。我不知道是谁在挑着我走，只知道是一个大人。柏树青青，山路弯弯。大人挑着我，不时换肩。我在箩筐里，有时在他前方，有时在他后边，有时差不多与他平行。蒙蒙天空下，我们这支小小搬家队伍，有时出现在山岗上，有时行走在田野里，有时翻山口，有时跨小溪。沿长长石板路，又爬上一道山口，山口上有一棵黄桷树。山口叫石头垭，是麻栎桥到文井场大路上最后一道山口。在黄桷树下歇脚后，我们又沿着长长石板路下山。文井场口出现在眼前。我们走过马槽井拱桥，穿过竹林，进入鸡市巷。我坐在箩筐里，双手抓住箩索，东张西望，打量着鸡市巷。我觉得鸡市巷十分眼熟，很像分水岭场那条小街。我心里一震，不由得在箩筐里直起身来。我想，难道我们离开外公家，又回来了吗？原来，我们不是在离开，而只是到外面走了一圈，最后又回到分水岭来了？分水岭街道呈曲尺形，那条小街尽头为公社，在公社大门前向左转，就进入场上主街道。远远望去，鸡市巷前面也有路口，街道也在那里拐弯。我想，到那路口，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回到分水岭了。我坐在箩筐里，双手紧抓住箩索，睁大眼睛，一动不动注视着前面那路口。大人挑着我，一步步走向鸡市巷尽头。来到路口，我向四面一望，立刻跌入失望深渊。眼前出现的路口是丁字形，而不是曲尺形，眼前出现的街道比分水岭场要宽要长，街道上充满陌生气息。我默默坐在箩筐里，悬在地面之上，任凭大人脚步把我带到任何地方。前面又出现一座石桥。这座桥名叫胜利桥，架在文井老场与新场之间。

走过胜利桥，我们一行人向新场方向走去。从此，我们一家就告别了麻栎桥，告别了寨子山下三合院，告别了外祖父家。再见，外公外婆们。再见，舅舅舅娘们。再见，表哥表弟们。再见，表姐表妹们。